

腔调



“对那些有经历的人而言，‘服从命运安排’从来都不是贬义，它不是一种消极的放弃抗争或者妥协，而更多意味着坦然接受，生命的丰富性在于，它从来不会被外在的什么力量界定，而更重要的，是在被安排的人生里，你能从中开掘出没有被安排的缝隙自己去填充。沈诞琦笔下的天才们，无不奋力在做着这种填充。”
——李光敏、刘晨茵《当女文青遇上苗师傅》



“在小的尺度上，蚂蚁是一个重要的传播者。它们擅长收集种子，将种子种植在最佳生长地点。鹿群是更为漫不经心的园艺家。从一粒种子的角度来看，最美好的命运莫过于被一只蚂蚁挑中。而从整个物种的角度来看，足迹散漫的鹿群，可能会带上它们漂洋过海。我们能抓住的风中碎片越多，演化之书就能获得越多的材料来重新书写传奇。”

——豌豆妹《院落情书》



“整整一个夏天，莎士比亚书店门口的小黑板上都写着这么一句莎翁说过的话：夏天，每一首歌，都把自己唱响。这是夏天的最后一个礼拜，很快，这小黑板上的内容，就会换成一首秋天的诗。所以我们就用三个小时的《奥赛罗》读书会，来和夏天说再见。”
——舒畅《书店里的莎士比亚》



“看山看海，生命大体就是这么各行其道，为了缘分或其他什么，偶尔会碰上一会儿。虽是微不足道的琐碎，一旦用文字记下，就有了重量。这文字的重量便是生命的重量。奶奶的存在、血脉的传递再度被发现、被赋予，这就够了。哪怕这样的存在，必然，伴随着深深的悲伤和无奈。无奈本就是我们人类最深刻的感觉，只有面对它，才有最后的诚实与不诚实。”
——一念《留味行，抱着孩子过年的心情》

“有风来”：基于新鲜的、有范儿的文艺活动，做有腔调的文艺评论、影评、书评等，每周一至五推送，让你美一美。欢迎更多腔调人士加入，云世界再美，也要一起去吹吹风。自荐、投稿请发 youfenglai2014@sina.com。更多寻美体验，请添加“有风来”文艺阅读微信公众平台账号，或扫描下方二维码。



偶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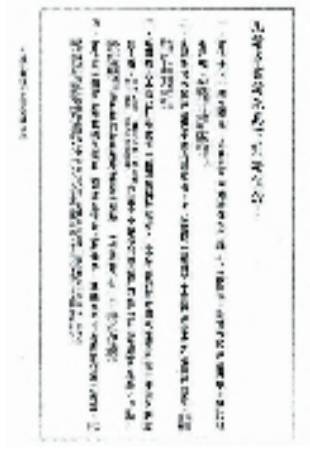
淡豹

轮到中国了。自传音乐人莱昂纳德·科恩传记《我是你的男人》英文版出版，旋即有了从德语到斯洛文尼亚语等诸多版本。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译作，令中国读者可以读到这部细节生动、充满深情的传记。也确实是一本权威详实的科恩传记的时候了。1934年生的科恩，如今年已八旬，进入了摇滚名人堂与歌曲创作者名人堂，算手持终身成就奖。介绍科恩时，人们通常会强调他“写歌大师”的身份。这不仅因为他是既创作歌曲又演唱的“唱作人”，而且是因为科恩在音乐人身份外，首先是一位诗人与小说家，他文学性极高的歌词，荡漾着节奏感、诗意与恒久神秘。科恩出生于加拿大，大学时已经写诗，二十出头就在加拿大诗坛成名。例如那首著名的《一千个吻那么深》就来自于他早写好的诗。他36岁时才举办第一次北美巡演，其实那时他已经在加拿大出版过七本诗集和小说。《我是你的男人》中，西蒙斯描述科恩对字句的苛求，“他会花四年时间来写一首歌词。他会一直写一直写，等写出两万句诗行后，才得到一首他满意的词。”在音乐人之外，科恩的另一个身份是……和尚。对，他是位领证儿的

故纸

“两部半”中国通史

历史教科书的民国味道



曾福泉

说起历史教科书，想到了什么呢？是催人沉睡的秋日午后，历史课堂上，怎么也听不入耳先生的声音，和怎么也看不入眼的一行行文字？还是掏出笔来，给老照片上的袁世凯戴上墨镜，或是帮画像上的轩辕黄帝涂鸭一副新潮的装扮？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对历史教科书刻板无聊、历史课枯燥乏味、学习仅为应付考试。

注册和尚，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洛杉矶附近一家禅宗寺院静修五年。欧美流传很广的一张照片，就是他坐在禅修院内土地上修禅的模样，穿着布袍盘腿而坐，剪影柔和，却有钢筋塑成一般硬而平静的质感，阳光斜射在他戴着雷朋飞行员墨镜的脸上。这照片给我印象很深，那副墨镜在照片中显得不太协调，倒似乎恰恰浓缩了西方世界60年代以来的巨星文化的特点，将商业、博爱政治、神秘宗教三者奇妙地融汇一体。我听过两次科恩演唱会，都在芝加哥。第一次是2009年，科恩不显老迈，戴黑礼帽，穿标志性黑西装，小兔子一般跳上台，开场：“前些年，我找我的一位老师聊天——他现在102岁了，那年他九十六七。我们聊天，喝酒。他举起杯子，说，原谅我还活着。这也是现在我想对你们说的。”话中的那位老师，指的就是他的日本禅宗师傅。科恩的诗和歌，都是朴素小真理和对朴素小真理的轻度怀疑。他问问承诺，再想想不确定性，靠近人，再质疑孤独。这让他的歌像圣经故事般简单复杂，而他则是从未相信过自己的预言家。他的繁荣、破产与破产之后的巡演，似乎也像是个西方世界的寓言：60年代的社会批评终究落成8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，进

入21世纪后，科恩偶然破产，而2008年他重新开始全球巡演时，西方世界赶上了金融危机。我听课恩演唱会时，台下听唱诗的人，除了极少的非主流年轻人外，大部分听众都戴着一张退役银行家的脸。在金融危机下聆听科恩，一齐聚回上世的听众，或有些微风沙走石的伤痛，但绝无死灰孤悲的感慨。一同唱过“我们做点疯狂的事吧，我们做点错事吧”的人们，青年时冲峰，中年后发福，修禅的与做并购生意的或许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，有人破产，有人从他人的破产中致富，但演唱会绕开政治、不提历史，满场荡漾的是一团缅怀青春的小哀伤。与谅解与死一样，宗教、无常、爱与性都是科恩常写常唱的主题。但他最特别的一点是，他写的是爱中的孤独，而不是无爱的孤独。没有谁不写爱的伤，有人写求之不得，有人写爱之痛，科恩写的则是人处在亲密关系中时特有的那种孤立无依的疏离感。我想这类似于面对神或生命时的那种感觉：笃信，不能不信，愿意相信，可又孤立无援。只能靠信撑着，感到的则是孤独。在芝加哥的夜晚，加演六首后，他向观众道别：“愿你身边围绕着朋友与家人，不然，愿你孤独中也有慰藉。”

人物介绍 Leonard Cohen (莱昂纳德·科恩)，1934年生，飘泊在现代都市的游吟诗人，来自寒冷而富有浓厚欧洲气息的加拿大小城蒙特利尔，英国文学是他的专业。早年以诗歌和小说在文坛成名，小说《美丽失落者》被评论家誉为上世纪60年代的经典之作。很偶然的机会将他带入民谣领域，在Judy Collins的帮助下，将他的诗配上简单的和弦，开始游吟生涯。他先后出版了《莱昂纳德·科恩之歌 (The Songs of Leonard Cohen)》和《来自一个房间的歌 (Songs from a Room)》等专辑。



风声

世上的河流

海飞

我站在村外河水的浅处，直往东南方向行走。日光高远，层层叠叠地拍打下来，水面漾着整片白晃晃的光芒，让我睁不开眼睛。我想那一定是我的童年，我的童年里小伙伴们像木偶戏里的木偶，他们和我处在同一条河，像一起上演一场默片。童年无比寂寞，我们在寂寞中逆流而上，两条瘦腿插在浅浅的河水里，一路挖蟹洞里的螃蟹。最后我们从丹桂房沿着河水一直走到了大悟村，那是一个陌生的世界。水的声音低回，鸟阵铺天盖地地从我们头顶飞过，蹿进绿油油的树林。

在我童年的眼里，大悟村是一个桃花源。我久久地站在浅水里，望着不远处岸上新鲜的大悟村发呆。我认为大悟村成群的房子和树木背后，深藏着一个谜团。

我随时都能想起我出生在一座叫“枫江”的桥上，那座水泥桥是诸暨通往绍兴的必经的公路。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初八，冬天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。我年轻的父亲拉着板车出现在枫江桥上。板车上铺着温软的稻草，稻草上躺着年轻的母亲，她的肚皮高高隆起。他们是去医院生孩子的。那时候已经黄昏，鸟群开始归巢，一个孩子没来得及赶到医院，就在桥上出生了。这个孩子就是我。

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在一个大雪封山的日子，父亲不急不缓地告诉我。他捧着一只搪瓷茶缸烤火，屋后院里的竹子被积雪压折，发出啪啪的响声。我坐在炉火的边上，想象我出生的年岁，我突然想到，来到人间的那一刻我能否听到桥下隐隐的水声吗？

我现在仍然对大悟村心存美好的向往和深深的恐惧，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村庄简直不是人间。偶尔，会从村庄的深处骑行出一个穿深蓝色直通裤的女子，二十寸的脚踏车，长发披肩，是一九八三年左右的美丽。这样的美丽干净、清爽，散发出肥皂的气息。而我是懵懂、混乱、脏、和自卑的少年。我更喜欢我出生时的那座枫江桥，仿佛我在桥上我便能窥见自己的灵魂。我也喜欢在桥上听水声，不时有车子从我身边一闪而过，呼啦一声，像转瞬即逝的妖怪。

我想，我整个的童年时光，其实被河水打湿。湿得像一望无际的岁月。

我想有时候我是在选择虚度光阴的。我用我整个的少年上山，像一个去“假壁铜锣”山顶请香的道士。有很多时候，我会长久地守着一汪清澈得让人无地自容的山泉。那山泉来自于山顶的某一个地方，显然我是找不到它的源头的，我对源头也不是十分感兴趣。我只知道它来了，十分安静地俯卧在我的面前。所以我会蹲下身来，掬起一捧水喝。那汪山泉周边，全是潮湿的枯叶和败草，显出阴冷的气味。我把这从上游落下来的山泉，叫成一条山上的河。

我觉得我就是那汪隐秘的山泉，我都没有搞清楚那些败叶的脉络，我只知道它们阴暗与潮湿。我走到太阳底下的时候，我的少年变得阳光起来。我的眼睛长得比较细，我眯上眼睛的时候，差不多就是闭着眼睛。在我闭着眼睛里，晃荡起来的镜头是狭窄细小的山泉从天而降。

少年晨光，一直有一条河水在我的梦境里游动，像招摇的水草，像村庄上空的炊烟。我相信世上所有的路其实是相连的，如同世上所有的河流，会有同一个隐秘的源头。

